

辨偽叢刊之一

古今偽書考

清姚際恒著

顧頡剛校點

37.0

69

版

古今僞書考

一卷

清姚際恆著

顧頤剛校點

辨僞叢刊之一

景山書社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付印（一千冊）

古今偽書考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姚際恆

校點者 顧頡剛

出版者 景山書社

印刷者 北平北池子十號
志强印刷局

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

序

我現在已成了一個埋頭故紙堆中的人了。這個嗜好的養成自有多方面的誘導，但在這許多誘導之中最有力量的一個便是這本小書——姚際恒的古今僞書考。

我在幼年，什麼書都喜翻弄，沒有目的，沒有問題。家中舊藏王謨本漢魏叢書一部，尤使我歡喜，因為裏邊搜集的古人著作種類很多，它最能把古籍的現存狀態告訴我，知道。

古今僞書考的書名，我早在書目答問裏見到了；但因它刻在知不足齋叢書裏，而這部叢書不易見，所以還不曾讀過。到了十七歲那一年，始借到一部浙江書局的單行本。不料讀了之後，忽然我的頭腦裏起了一次大革命。

命。這因我的『枕中鴻寶』漢魏叢書所收的書，向來看爲戰國秦漢人所作的，被他一陣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偽書堆裏去了。我向來知道的古人著作毫不發生問題的，到這時都引起問題來了。

我在二十歲以前，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盪只有兩次。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經，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第二次就是這一回，翻看了一部漢魏叢書，又讀了一本古今僞書考。我深信這兩次給與我的刺戟注定了我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我再也逃不出他們的範圍了！

古今僞書考只是姚際恒的一冊筆記，並不會有詳博的敘述，它的本身在學術上的價值可以說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僞書』一個名目，敢于把以前人不敢疑的經書（易傳，孝經，爾雅等）一起放在偽書裏，使得初學者對着一大堆材料，茫無別擇，最易陷于輕信的時候，驟然受一個

猛烈的打擊，覺得故紙堆裏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又有無數問題未盡解決，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聵振聵的功效。所以這本書的價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績，而在它所給予學術界的影響。

過了十年，適之先生讀閻潛丘年譜，見到姚際恒的幾段事實，就很注意他，來書問我，他做的九經通論有何刻本。姚氏的著作，我只看見他的僞書考，而僞書考本身在學術上的價值並不高，幾乎忘記了。經適之先生一詢，頓使我回憶起來。九經通論這個名字，我雖不知道，但在僞書考裏知道傳著有易傳通論，古文尚書通論，周禮通論等，又從四庫全書存目裏知道他著有庸言錄，又從讀畫齋叢書裏見到他做的好古堂書畫記，都寫告適之先生。他很歡喜，就囑我標點古今僞書考付印，並以所藏的知不足齋本見借。

那時我初在北京大學畢業，服務母校圖書館，時間尚有餘裕，承受了這個囑託，非常高興。但我的喜歡搜集材料的癖性，總改不掉，我又想爲這書作箋注了。作箋注時應用的書籍，北大圖書館不夠，再到京師圖書館尋去。費了幾個月功夫，範圍越放越大，材料愈積愈多，問題也發生個不歇，這本書的箋注竟有無從下手之苦了。可是，箋注雖做不成，而因了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學術界上所起的幾次辨僞運動倒弄得很清楚了。我於是又發野心，一方面要編輯辨僞叢刊，一方面要從『辨僞書』而到『辨僞史』。

時間去得真快，到今日又過了十年了。此十年中，時局的不安，生計的壓迫，使得我頻頻南北奔馳，辨僞書的只出了諸子辨等三冊，辨僞史的只出了古史辨一冊。因爲我辨僞史的動機由于適之先生囑我標點僞書考，故

于古史辨第一冊上編羅列了我們往來的信札，以誌我走上研究僞史的路的起點。

在此十年中，我們努力搜求姚氏的遺著，頗有些可觀。最早適之先生從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中見到他所引的詩經通論。稍後，我們又在尙書古文疏證中看到閻若璩節錄的他的古文尙書通論。稍後，又在杭世駿續禮記集說中見到引他的禮記通論。後來，又從吳又陵先生（虞）處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鐵琴山館刻本詩經通論。後來，知道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中藏有好古堂書目鈔本，是錢塘丁氏的舊藏；十二年秋間，我到南京，就託圖書館中代鈔了一部。後來，又從杭郡詩輯中尋到他的兩首詩。最近，倫哲如先生（明）購到殘寫本春秋通論，我們也借鈔了。說不定將來更有出于意表的發見。

姚氏是清初的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的來源及其研究的態度，我們可以引四庫提要的話來看：

際恒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義，關古文尙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關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爲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楨之說，以周易十翼爲僞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于禪，亦本同時顏元之論。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總目卷一百二十九雜家類存目六庸言錄條）

我們知道，學問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會得捉住真實，自然別人應來聽從你；只要別人能覈捉住真實，你也應當聽從他。姚際恒如用了當時各家說而著

書，乃是他的從善服義的公心，不能說爲他的罪狀。何況一個人若能訓練成功一種方法，就可用了這一種方法去支配許多材料，姚際恆秉了求真的勇氣，得了考證的方法，九經中的僞文僞說自可被他一掃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後可以闢僞呢！所以我們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說他生在反理學的學術環境中，順應了這時代精神，與黃閻萬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發展其個性而已，不應說剽不剽的話。（他辨僞古文尙書非剽閻若璩，證見下文。）

至於他的書何以失傳，這個理由，玄同先生說是由於四庫館諸臣的反對。他以爲提要中既罵他經學方面的種種，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見他的九經通論。但四庫中沒有此書，即存目中也無此名，可見他們有意把他壓抑下去。他的書既爲『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庫館所痛斥，自然別人再

不敢把他表章了。

按，這個假設很可能。

康長素先生新學僞經考云：

劉歆僞撰古經，由於總校書之任，故得託名中書，恣其竄亂。……

按

古今總校書之任者皆有大權，能主張學術，移易是非，竄亂古書。

先

徵之今。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羣書紀昀主之，算法則戴震主之。

而四元玉鑑爲中國算學最精之術。戴震於測圓海鏡提要云，『按

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厥後授時草及四元玉鑑

等書皆屢見之，』則戴震必見其書。而乃不爲著錄，蓋欲獨擅其術

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覺流露，不及校刪者耳。）紀昀力

攻朱子，述董亨復繁露圖集之野言，譏名臣言行錄不載劉元城者數

條，其他主張雜學，所以攻宋儒者無不至，後生多爲所惑。……

幸生

當國家明盛，羣書畢備，故不至大爲竄亂。

這是很顯明的證據。此外，玄同先生又告我兩件竄亂的實事。其一，宋樓鑰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鴻寶）曾以宋本校對一過，發見四庫本改竄甚多，而尤以他替婦人所作的墓誌銘爲甚。因爲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記女子改嫁之事實，及其前夫後夫的官銜。但四庫館中人則以爲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從一而終。至於把姚歸于哪一個丈夫，則以官階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則使其始終從前夫，後夫官大則使其始終從後夫。其二，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其書中士久佚，修四庫書時根據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爲夷狄雖有君，猶不如諸夏之無君；而四庫本之疏意，則爲諸夏之無君，猶不如夷狄之有君。其義絕端相反，而乃發現於同一書中，其字數又相同。知不足齋本亦據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與日本本合，後印本則與四庫本

合。蓋四庫館臣因清帝出身夷狄，故每逢書中說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義上，必改得它不傷皇帝的面子而後已。知不足齋本既已刊成，始知館中改筆，不敢不依欽定之文，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齋叢書即用初印本，猶未挖改，而古經解彙函中的論語義疏則用四庫本，兩書均易見，大家不妨把它們對勘一下。）

從這些地方看，清高宗時開四庫館是有主義的，有作用的。他們對於古籍，不是客觀的整理。他們用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學術審查一番：哪種應提倡，哪種應遏絕，哪種應依因，哪種應改變，借編纂之業以行其去取予奪之權。倘使那時還沒有刻書的一件事，傳鈔的本子又相習以四庫爲正本，則數十百年之後，四庫本即得統一全國的書本了。看了這些事實，則劉歆改竄許多古書是很可能的，我們正不必懷疑今文學家的攻擊。

爲過當。

姚氏著作，當時或有幾種刻本，因爲在好古堂書畫記及書目上證明他不是一個窮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沒有及身寫定而不刻，也必有許多鈔本。何以四庫總目上只把他的庸言錄存了目，其他連存目也設不上呢？這很明白，他的懷疑古書和攻擊古經師的態度，不爲四庫館諸臣所容，或竟被銷燬了；他們又慮後人有贊同其說的，故即于庸言錄的提要上作總括的一罵，以見其人之不足取。實在清學到了乾隆時，古代的偶像又喚起來了，清初的實事求是的風氣已變成信守漢人師說的風氣了。只有偽古文尚書，因爲它起在魏晉間，設不到漢，沒有漢代的權威者爲它保護，又以它的宗師是王肅，適爲漢學宗主鄭玄學派的敵人，又以當時大師惠棟亦曾繼續閻氏之業而爲古文尚書考，故他們對於清初提出的許多辨僞問

題只有僞古文尚書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麼書都要疑，自然應給他們排斥。

他的傳狀，我們找不到。現在姑把毛奇齡的西河詩話和吳振棫的杭郡雜輯中兩段文字寫在這裏，權當他的小傳：

亡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抵一學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恒也。予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書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立方，際恒字。及予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少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學，且哀然造成一書，果是何說？」立方應聲答：「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學，誠不知朱子何故襲

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第是時兄已死，予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即贈予長律二十韻……其情詞篤實，始知亡兄非輕許人者。

西河詩話卷四

姚際恒，字立方，號首源，錢塘監生……首源博究羣書，撐腸萬卷……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精治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予婚嫁畢而治九經。』遂屏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凡一百六十三卷。又著『庸言錄』若干卷，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未附古今僞書考，持論極嚴覈。其家構海峯閣，西牕面湖，簷際懸舊窰霽紅椀，夕陽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牕絕句云：『高閣虛明木榻施，晝間兀坐每移時。湖山一角當牕面，烟樹殘霞晚更宜。』（國朝杭

郡詩輯，前段與武林道古錄略同。

從這兩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知道幾件事實：（一）他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後始專力治經，閱十四年而成九經通論；（三）古今僞書考是庸言錄的一個附錄；（四）他是一個很有藝術意味的人。

他的生年，可從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裏尋到。文云：

癸酉冬，薄游西泠，聞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廬山

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塵俾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

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上梅氏郝

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卷八）

閻若璩是崇禎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生的，姚氏比他小十一歲，則是生于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們兩人相遇，在康熙三二（癸酉，一六九